

魂断蓝桥

Waterloo Bridge

[英] 威尔逊 著



魂断蓝桥

Waterloo Bridge

[英] 威尔逊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断蓝桥 / (英) 威尔逊著; 安琪译. —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1辑)

ISBN 7-80179-459-1

I. 魂... II. ①威... ②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834 号

魂断蓝桥

译者: 安琪

责任编辑: 子龙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288

字数: 7275 千字

版次: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5000 册

ISBN 7-80179-459-1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夜晚的伦敦街头

黑沉沉的马路，居民们在专心地听着广播。马路两旁堆放着沙袋，战争的气氛充满着周围。

〔画外广播〕：“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，星期天，它将会永远被人记住。这天的上午十一点十五分，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会议上的演讲宣布了英国和德国将处于交战状态。而且十分希望伦敦居民们不要忘记已经发布的紧急状态命令：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；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；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防空壕里安置床铺。睡觉之前应该将防毒面具和御寒的衣物放在身边，而且不妨在暖水瓶冲好热水或饮料，这对那些深夜不得不叫醒的孩子们不是没有好处的。应该尽可能稳定那些仍然留在伦敦的儿童，尽管直到今天夜里，撤退仍将连续不断。”

一队小学生轻轻走过。

—

上校军官罗依·克劳宁从军营大门出来。

一个军官喊：“上校的汽车！”汽车驶来。

罗依两鬓花白，皱纹堆积，沉闷地对司机：“达可唐纳，就在今天晚上……”

达可唐纳：“你要去法国？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去法国，从滑铁卢车站出发。”罗依上车，车开动。

汽车内。罗依坐在司机达可唐纳身旁。

达可唐纳：“似乎你对这些都很有感情？”（罗依点头）

达可唐纳：“我是说你经历过上次战争。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是很熟悉。从滑铁卢桥进车站。”

达可唐纳：“滑铁卢桥？”

罗依：“时间还够。”

汽车驶入滑铁卢桥，罗依下车，对司机达可唐纳：“你把车开到那边等我，我要走过去！”〔音乐起〕

罗依来到桥中间靠在桥栏杆上，看着匆匆流去的河水默默地想着。他转过身来望着远方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象牙雕的“吉祥符”，凝视。

“吉祥符”的特写。

罗依回忆往事：

〔玛拉的画外音〕：“这送给你。”

〔罗依的画外音〕：“‘吉祥符’！”

〔玛拉的声音〕：“它会给你带来运气。会带来，我希望它会带来！”

〔罗依的声音〕：“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〔玛拉的声音〕：“你现在不会忘记我吧？”

〔罗依的声音〕：“我想不会，不会的…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！”

二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英国青年军官上尉罗依·克劳宁正站在桥头上……

空袭警报声依旧在空中响起。

从桥那头跑来三个姑娘。

姑娘们：“你们听，警报！你别发呆了，玛拉，你听见没有？”“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“我听见了。”

里苔亚喊：“请安静，安静！”

玛拉问罗依：“对不起，这是空袭警报吗？”

罗依：“恐怕是。再仔细听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
有人高声：“空袭——”

姑娘们更慌乱，七嘴八舌讲着。

凯蒂：“我们要是回去晚了，夫人准会发脾气的，我们得赶快回去

呀!”

里苔亚：“我们……空袭，我们到哪里好呢？”

罗依：“到地下铁道！”

姑娘们一下子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乱跑起来。

罗依：“右边，右边！”

姑娘们往回跑时，玛拉失手掉了手提包，东西掉落一地，罗依回身帮她去捡。

玛拉：“谢谢你！”

罗依：“别说了，飞机马上来炸桥，快走吧！”

玛拉：“哎呀，我的‘吉祥符’！”

〔特写〕失落在地上的“吉祥符”。

玛拉跑回去捡“吉祥符”，一辆马车飞驰过来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幸亏被罗依拉了一把，及时闪过。

罗依：“你这个小东西，不想活啦！”

玛拉：“这是不能丢的，它带给我运气。”

罗依：“它带给你空袭！”他带她跑着。

玛拉边跑边问：“你拉着我跑，你觉得太不像军人了吗？”

罗依：“没关系！”

三

地下铁道里。男男女女挤满了人，熙熙攘攘。

罗依、玛拉挤在人群中，外边传来爆炸的声音。

一个人：“……他说，哎，别挤我，先生！我是说，幸亏推了你，要不是我们这几推，你还在门外边呐！”

一个女人：“我一向靠自己跑。我听老人说，活动的靶子不好打，你说是吗？”

一个人：“当然。”

一个人：“哎，‘特国’人打得可准了，是吧？”

一个人：“特国，特国？‘特国’就是‘德国’！”

人群一阵笑声。人们挤动着，把罗依挤到了玛拉身上。

罗依：“这股推劲儿还真大呢！”

玛拉：“很挤，是吗？”

罗依：“嗯，这儿很好！”他向一旁张望：“喔，靠墙边人少一点儿，我们挤过去。”

罗依、玛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墙边。

玛拉：“是的，这里好多了！”她跷起脚尖向四周环视。

罗依：“找你的朋友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也许她们从别的门过来。”

罗依：（掏出纸烟）“抽烟吗？”

玛拉：“啊，不，不！”

罗依：“大概你不会吸烟吧？”

玛拉：（摇头）“不，谢谢！”

罗依：“你是个学生吧？”

玛拉：（笑）“啊——”

罗依：“这话可笑吗？”

在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广告：国际芭蕾舞剧团招生。

玛拉：（望着墙上广告）“正巧，我们学校——笛尔娃夫人的国际芭蕾舞剧团。”

罗依：“国际芭蕾舞剧团？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”

罗依：“是专业演员？”

玛拉：“我看差不多儿吧！”

罗依：“你说……你会转圈儿什么的？”

玛拉：（自豪地）“当然，我还会滑步哪！”

罗依：（不懂）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玛拉：（小小地吹嘘）“我能够跳跃腾空打击六次，里琴斯基能够连续做十次。不过，这可是一百年才出这么一个，非常了不起呢。”

罗依：“这对肌肉有好处！是不是！是不是！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喽！”

玛拉：“唔，不见得。我12岁就学舞蹈啦，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

结实！”

罗依：“你是例外！”

玛拉：（很想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尊重）“我像运动员一样锻炼……
唔，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！”

罗依：“那么，你今晚还有演出吗？”

玛拉：“当然，今晚十点钟开幕。”

罗依：“我真希望去看看。”

玛拉：“你就来吧！”

罗依：“不过今晚上校那里有个宴会，我要不去那得有点胆子！”

玛拉：“你是回来度假的？”

罗依：“嗯，就到期了，我家在苏格兰……”

玛拉：“那你就该回去了？去法国？什么时候？”

罗依：“明天。”

玛拉：“太遗憾了，讨厌的战争！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这战争，怎么说呢？它也有它的精彩之处——能随时随地叫人得到惊喜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儿。”

玛拉：“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。”

罗依：“你真是现实的人。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你好像很浪漫。”

传来哨声，有人喊：“警报解除了，警报解除了。”人群在蠕动。

罗依：“好啦！空袭过去了。没有过这样好的空袭吧！我们现在就走，还是等下一次空袭？”

玛拉：“这主意挺好，不过还是走吧。”

罗依：（指玛拉手中的提包）“我帮你拿吧！”

玛拉：“不，不！我刚才只是有点着急才掉的。”

罗依：“但愿下次掉的时候我还在你身旁。”

玛拉：“这好像不可能吧？你要回法国。”

罗依：“你呢？”

玛拉：“我们可能去美国。”

罗依：“那么说是不可能，太遗憾啦！”

玛拉：“我也是……”

四

滑铁卢桥头。人们涌出地铁后，向四处散去。报童喊着跑过去：“看报，看报，军舰被击沉！”罗依、玛拉并肩走着。

玛拉：“也许太晚了，我得坐车走。”

罗依：（一边招手叫车）“这时候车子可不太好叫。”（对玛拉）“我真想去看芭蕾，如果是这样，在我走上征途的时候，将会留下一个愉快的回忆，你说呢？”

玛拉：“可是前线的人我谁也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你，我是不会忘记的，但是我并不完全了解你。”

汽车开过来，司机：“车来了，先生！”罗依扶玛拉上车。

玛拉：“谢谢你，我……我希望你平安归来。”

罗依：“谢谢你！”

玛拉：（从车窗伸出手，手中拿着“吉祥符”）“这个送给你！”

罗依：“这是你的‘吉祥符’啊！”

玛拉：“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，会的。”

罗依：“我已经什么都有了，你比我更需要它。”

玛拉：“你拿着吧，我现在不再依赖它了！”

罗依：（接过“吉祥符”）“你可真是太好啦！”

玛拉：（对司机）“到奥林匹克剧院。”’（对罗依温柔地）“再见！”

罗依：（依恋地）“再见！”

玛拉乘坐的出租汽车飞快驶去。

罗依站在原地很久才离去

五

剧场里。台上正演出《天鹅湖》剧目。

玛拉扮演的天鹅，优美的舞姿，伴着动听的音乐，观众为之陶醉。

罗依走进剧场，马上被吸引。他跟着剧场服务员走到座位前，他

没有坐，站着凝视着台上。

舞台上，玛拉曼舞向前。她发现了罗依。

罗依仍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。一位观众以手势让他坐下，罗依这时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

台上，玛拉和凯蒂正舞在一起。

玛拉：（低声）“凯蒂，他来了！”

凯蒂：（低声）“谁？啊，地下铁道的那个？”

随着舞蹈的动作变化，凯蒂和玛拉随即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旋转，旋又靠拢。玛拉：（低声）“我真不懂，他说他来不了，可他还是来了……”

凯蒂：（低声）“我想他不会来，你不是说他要参加上校的宴会吗？”

玛拉：（低声）“这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”

凯蒂与玛拉又分开。玛拉满腔的饱满情绪，舞蹈优美，剧终。观众报以热烈掌声。

六

玛拉、凯蒂沿过道向化妆室一边走一边交谈。

玛拉问凯蒂：（快速走着小碎步）“他，人还不错，是吗？”

凯蒂：（紧跟着玛拉）“人还不错，可是他马上就要离开啦。”

玛拉：“你看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吗？夫人会怎么说？”

凯蒂：“夫人不是说过吗，我们得留神！”

她们走进化妆室。

化妆室，演员们卸妆，更衣，唧唧喳喳说着、笑着。

里苔亚：（大声地）“姑娘们，姑娘们，请安静点，安静一点，夫人最讨厌乱吵啦！”

正在此时，笛尔娃夫人来了。她头发斑白，已经 60 多岁，是个很有威严的女人。她挺直腰板一本正经地走过来，对大家瞪了一眼，立即没有人说话了。

夫人：(对摩琳)“摩琳，帕特布莱舞步怎么跳？”

摩琳：“帕特布莱舞步是脚心移动用小碎步前进，夫人！”

夫人：“既然知道，为什么演出时不这样跳？”(她转头对另一演员)“艾尔莎！你跳的那段阿拉伯舞毛毛草草，简直象抽疯，说真的，我可真替你担心。”(她眼皮耷拉下来，眯缝着眼睛看看玛拉，然后对安娜)“安娜，请你给这些年轻小姐跳一个腾空打击四次！”(安娜做了示范)“我想问一问，为什么在观众面前你不这么跳呢？虽然我们在游乐场演出，但他们有权看真正的演出，今天晚上的演出简直是丢脸！我们虽然在游乐场演出。”(此时，有人敲后台门)“不过……凯蒂……”(示意去开)

凯蒂：“是，夫人。”(凯蒂开门)

门外递进一张纸条。

夫人：(继续训斥)“……这并不表示着你们可以比《海豹》的演出演得更差些，不过……(她发现凯蒂示意玛拉，想把纸条递给她)“凯蒂！”(凯蒂忙把纸条藏在身后)“你们不尊重芭蕾！”

停顿，夫人注视凯蒂，接着伸出手来。

凯蒂(掩饰)：“什么？夫人！”

夫人：(板着面孔，一点表情也没有)“凯蒂，纸条！纸条！——刚才人家给你的！”

凯蒂：(不自然地笑了笑)“是个老朋友送来的，这位先生我早就认识他……”

夫人：“不用人说，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的一个配角，太不像话！”

凯蒂：“夫人！”

玛拉：(挺身而出，把纸条从凯蒂手中拿出来)“算了，夫人，这是给我的。”

夫人：(拉下长脸)“那你念念吧！”

玛拉：(犹豫，不知如何是好)“这……”

夫人：(尖刻地)“请大声点儿！”

玛拉：(试图拒绝)“不！我……”

夫人：(提高声首)“请你念！”

玛拉：(无奈，念)“……我终于觉得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的一个夜晚。请同我一起吃晚饭——你防空壕里的朋友。附笔——我相信你会来的，因为‘吉祥符’把我的运气转好了!”

夫人：“署名呢?”

玛拉：“没有署名。”

夫人：“若是有的话该是什么呢?”

玛拉：“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军官，夫人。”

夫人：(发怒)“好！我必须强调。如果你想要的是宴会啊、军官哪、快乐啊，你就不要在我这里，请另找工作吧！战争，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借口！凯蒂，请给我一张纸！（凯蒂拿来一张纸，夫人把笔交给玛拉）：“现在写：亲爱的先生……”（问玛拉）“他是什么军衔?”

玛拉：“好像是上尉。”

夫人：“亲爱的上尉……”

七

入夜。剧院后台门外街道。路灯灯光微弱，夜静人稀，只有几个行人和偶尔驰过的马车。罗依只身焦急地踱着……看门人跑来送信。

罗依接过纸条，付小费给管门人。

管门人：“谢谢你，先生！（看着罗依的脸色），怎么，没希望了?”

罗依：“看来不行了!”（他转身向街头走去，步履沉重……）

忽然一女子喊他：“上尉，等一等!”罗依扭头看，是凯蒂。凯蒂：（跑来）“我是凯蒂——玛拉的朋友，你想在哪儿等她?”

罗依：“什么玛拉? 啊! 你好！（迟疑，拿出纸条）“可是她拒绝了。”

凯蒂：“别在意，是夫人让她这么写的。”

罗依：“那么她来?”

凯蒂：“是的，上尉，在什么地方?”

罗依：“啊，烛光俱乐部吧！她知道地方吗?”

凯蒂：“不，但是我知道的。”

罗依：“啊，太棒了，那么我一个小时后在那儿等她。”

凯蒂：“我说，这件成人之美的差事我做得对吧？这你明白吗？”

罗依：“我很明白，凯蒂！”

凯蒂：“再见，上尉！”

八

夜。烛光俱乐部门前，罗依在等待。从几辆汽车里下来了一些男女客人。一辆马车飞驰而来，罗依急忙上前去，下车的不是玛拉。此时，在罗依身后突然传出玛拉的声音：“你好！”

罗依：（转过身来，看见玛拉，惊喜地）“你好！我很高兴！我正担心凯蒂把地点说错了。”

玛拉：“没有。你写给我的字条，夫人叫我当着大家的面念的……”

罗依：“你不好意思了。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你在当时的处境也会不好意思的。”

罗依：“我该说，我使你为难了。”

玛拉：“你没有赶上校的宴会，我也恐怕使你为难啦！”

罗依：“的确。可是我已得到了补偿。你来得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！”

玛拉：“好。”

罗依、玛拉走进俱乐部。

九

烛光俱乐部内。舞池里，一对对男女在乐队的伴奏下旋转起舞。侍者引罗依、玛拉坐小餐桌两旁。

罗依：（凝视着玛拉）“你可真美呀！”

玛拉：(发自内心的微笑)“谢谢!”餐厅侍者走来。

罗依：(问玛拉)“你们跳舞演员平时吃些什么东西?”

玛拉：“啊，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、脂肪少的。”

罗依：“今晚例外。”(向侍者)“你们这里有什么非常好吃的菜?”

侍者：“龙虾不错。先生!”

罗依：“还有酒。稍微喝点淡酒不违犯你们舞蹈演员的纪律吧?”

玛拉：“啊——今晚上……”

罗依：“那好。来两杯香槟吧!”

侍者：“是。来两杯香槟。”(走下)

罗依：“你的舞跳得真漂亮!”

玛拉：“我看不怎么样。”

罗依：“内行不懂，只有外行懂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!”

玛拉：“这说明，你的确是外行。”

罗依：“你再见到我高兴吗?”

玛拉：(轻声地)“高兴。”

罗依：“好像有点拘束啊!”

玛拉。“怎么了?”

罗依：“我们又见面了，到底怎么了? 我们活下去又是因为什么呢?”

玛拉：“这倒是个问题。”

罗依：“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……对我们来说，死亡是随时随地伴随着的，但这种情况下能见到你，这要比和平的时候没有目的地活着更使我感动。”

玛拉：“不过，代价是太高了。”

罗依：“我倒是不这么想。”

玛拉：“假如用战争来使人们感到还活着，这代价太高了。”

罗依：“这和战争没关系，这要你自己去感觉你的存在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小时候，有一次我爬上一棵非常高的树，想像着自己是个跳水运动员，我向着未来，跳了下来，结果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。”

玛拉：“你要想飞向未来，得慢慢来才行。”

罗依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是个急脾气。如果我们在平时见了面，就会互相问：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”

玛拉：“或许是的。”

侍者端来菜，上菜。

罗依：“我太高兴了，高兴得连东西都不想吃了。玛拉，咱们喝酒吧。”

玛拉：“好。”

罗依：（举杯）“为你的幸福干杯！”

玛拉：“谢谢。”

罗依：“为我们，不过，我还不明白我会怎么样呢？”

玛拉：“怎么样？”

罗依：“你的脸充满青春、美丽……”

玛拉：“到底你不明白什么呢？”

罗依：“你知道，我们分手以后，我忘记了 you 长的什么样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我非得赶到剧场仔细看看你。”

玛拉：“现在不会再忘记了吧？”

罗依：“我想不会，不会，一辈子不会！”

玛拉：“那么，关于我，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？”

前一舞曲已完，乐队指挥向客人说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支舞曲，请大家跳《一路平安》华尔兹。”

罗依：“等一会儿跟你说。现在跳舞。”

玛拉：（看着四周点燃着的很多蜡烛）“这些蜡烛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依：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苏格兰民歌《一路平安》乐声起。

罗依、玛拉随着悠扬的乐曲步入舞池，他们翩翩起舞，她深情地望着他；他也凝视着她。

乐队队员一个个在演奏完自己声部的演奏之后，一个接一个用小盖帽盖灭蜡烛。

罗依、玛拉亲密地跳着舞……

又一个乐队队员盖灭了一支蜡烛，厅内逐渐暗下来……最后只剩下提琴独奏……窗帘拉开，窗上映着伦敦的夜晚。

罗依、玛拉跳着，当他们转到玻璃落地窗前，玻璃上现出他们的剪影，从窗外射进的月光，在他们身影上勾出一条明亮的光边。

小提琴手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，盖灭最后一支蜡烛，大厅刹时全暗下来。

罗依、玛拉久久含情相望，拥抱，热吻。

音乐停止，合唱起。罗依、玛拉继续跳舞。

十

夜晚的街道旁。罗依、玛拉缓缓踱着步。

罗依：“我给你写信，你回信吗？”

玛拉：“当然。”

罗依：“今天晚上很快乐，是吗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”

罗依：“等我回来，我们再上那儿。”

玛拉：“好的。”

罗依：“那儿是我们的地方，我们将永远不忘记今天的事。我们还能再次会面吗？”

玛拉：“这怎么说呢？你说可以吗？”

罗依：“会的，我想会的。”

玛拉：“在饭店里，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，你说你不了解我。”

罗依：“现在用不着再说了。”

玛拉：“不，给我说说，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我的。”

罗依：“我第一次看见你时，就有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：你很年轻、漂亮，可又是那么悲观失望。我是说，你对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指望？”

玛拉：“或许你说得对。现在我们认识了，我喜欢你。可是现在我们又得分手了，也许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。”

罗依：“你现在就想这样的事；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吗？”

玛拉：“可能。”

罗依、玛拉走到玛拉住所门前。

罗依：“你住在这儿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”

罗依：“好，就这样吧！”

玛拉：“就这样，除了说一声‘再见’。”

罗依：“是这样，再见，玛拉，亲爱的。”

玛拉：“再见，罗依。”

罗依：“多多珍重。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你多保重。”

罗依：“我不要紧，你的‘吉祥符’会随时保佑我的！”

玛拉：“是的，我希望它会帮助你。”

罗依：“再见，是不是你先进去。”

罗依：“好的。”

玛拉转身走进门内。

罗依走去。

十一

玛拉走进门内，关门，靠门沉思。片刻，她沿着楼梯缓缓走上去。

十二

玛拉、凯蒂的宿舍。窗外下着雨，凯蒂躲在床上，玛拉靠窗坐着，修理她的提包。

玛拉：“我得修修这个扣儿。”

凯蒂：“我早就说给你听了！”

玛拉：“昨天，它松开了两次。哦——凯蒂，几点钟啦？”

凯蒂：“嗯，现在十一点半。”

门开了，笛尔娃夫人走了进来。